



钢人铁马

中国青年出版社

钢人铁马

中共石景山钢铁公司
委员会厂史编写室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年·北京

鋼 人 鉄 馬

中共石景山鋼鐵公司
委员会厂史編写室編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787×1092 1/32 5印張 90千字

196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50,001—150,000 定价(5)0.35元

目 次

序.....	赵焕然	2
往事.....	勾振现	7
在三座大山下.....	张玉明	19
龙须沟畔.....	玉德江	30
当我年青的时候.....	陈德琳	46
三个监狱.....	张景和	54
街头.....	戴世鸿	66
苦海深仇.....	杜守库	75
“万人坑”余生记.....	李护国	86
阶级仇 民族恨.....	赵恒义	93
苦难重重的二十年.....	刘景瑞	103
苦与恨.....	李 怀	114
铜人铁马.....	戴振祥	128
我家三兄弟.....	程德贵	142

目 次

序.....	赵焕然	2
往事.....	勾振现	7
在三座大山下.....	张玉明	19
龙须沟畔.....	玉德江	30
当我年青的时候.....	陈德琳	46
三个监狱.....	张景和	54
街头.....	戴世鸿	66
苦海深仇.....	杜守库	75
“万人坑”余生记.....	李护国	86
阶级仇 民族恨.....	赵恒义	93
苦难重重的二十年.....	刘景瑞	103
苦与恨.....	李 怀	114
钢人铁马.....	戴振祥	128
我家三兄弟.....	程德贵	142

序

赵 焕 然

《鋼人鉄馬》是石景山鋼鐵公司十几个老工人的家庭历史。也是中国劳动人民血泪斑斑的历史的一部分。

解放前，中国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下，天天挣扎在死亡线上。那时候的石景山，是一个阴森森的大监狱，是一个充满了掠夺、饥饿和死亡的活地狱。

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后，我们石钢工人也由奴隶变成了主人，从政治上到经济上，彻底地翻了个身。现在，石钢一派繁荣景象：白天，数十里内，浓烟升腾；夜晚，金星四射，数万工人，在这绚丽的钢铁城里，高歌猛进。十四年来，我们在恢复生产上，在抗美援朝中，在社会主义改造等伟大的政治运动中，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在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更是意气风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是什么力量促使我们不懈的工作呢？追本溯源，是我们的工人阶级在党的教导下，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无数

老工人亲身经历过旧社会所加給的无穷痛苦，也经历了解放后真正的幸福生活。撫今思昔，忆苦思甜，自然，他們爱憎分明，立場坚定，爱护新社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他們对危害社会主义的一切行为，敢于进行不調和的斗争。我們的青年工人，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由于家庭的薰陶，特别是党不断的政治教育，他們中的絕大多数人衷心的热爱党，热爱新社会，生气勃勃，在生产上、工作上都是先进的。这是我們队伍的基本面貌，也是我們的力量所在。

但是，长时期的幸福生活，容易使人产生安逸思想，过去的痛苦容易被人遺忘，而忘記了过去，就必然会模糊自己的阶级意識，漸漸地从思想上解除武装。

当然，我們的老工人同志，絕大多数是不会忘記过去的。他們不仅自己不会忘記，还要把他們的血泪史告訴下一代，要他們提高警惕，时刻准备着为保卫先烈們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革命果实，付出自己的一切。但是，这种高度的責任心，不是所有的老工人同志都能具有的。有一些人，难免“好了疮疤忘了痛”，或者对旧社会的一切像籠罩着霧靄的远山一样，不大看得清楚了。他們很容易患政治感冒，容易为牛鬼蛇神的“画皮”所迷惑，甚至上敌人的大当。

我們的許多青年工人，对旧社会缺乏感性認識，对旧社会人剝削人、人压迫人的血腥事实，感到不能理解，有的甚至抱着怀疑态度，錯誤地認為《白毛女》是艺术夸张，黃世仁不过是艺术形像罢了。當他們的父兄講述旧社会的苦难經歷时，他們有的竟覺得好笑。他們生在福中不知福，不知道老輩人的

辛酸事，也就无法对旧社会进行对比，因而对新社会之所以可爱，值得为她献出一切，就不可能有深切的理解。

回忆过去，对我们是非常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为了这个目的，石钢党委在完成《钢铁凯歌》——石钢厂史的編輯工作后，又整理了成千篇老工人的家史，作为我们对青年工人进行阶级教育的教材。在整理老工人家史的过程中，我们发动广大的青年工人和老工人座谈，请老工人现身说法，倾诉苦情，大讲阶级压迫史，并且组织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工人，记录整理。这是一次极其深刻的阶级教育，也是一次最广泛的无产阶级家谱的活动。许多青年同志听了老工人亲口讲述的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的真实故事，看了留在老一辈肉体上的残疾和伤疤，看了老工人藏了许多年的卖身文契，讨饭碗，盖了几辈人的破被子后，深深受了感动。许多青年工人一面听，一面看；一面抽泣，一面记录。他们同情老师傅们的遭遇，痛恨旧社会。他们说：我们和老师傅比起来，有的虽然在技术上出了师，但在政治上还远没出师呢！他们表示决心继承老一辈工人阶级的优秀政治品质，努力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继续续写工人阶级的红色家谱。特别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经过这次教育，他们认清了剥削阶级家庭给予他们的阶级偏见，什么旧社会有钱人是勤俭致富，善于经营等等，不过是一些骗人的鬼话。他们表示要彻底清除自己身上的剥削阶级影响，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的一员。

我们的老工人，在这次的回忆中，也受了一次生动的阶级

教育，特別是患了政治感冒的同志，一提過去，无不大吃一驚。有的同志感到自己這兩年政治上衰退了，对不起黨，对不起人民；有的同志沉痛地說，“我們在舊社會的時候，什麼也覺得是撿了便宜；起個大早能夠謀得一天的苦活，覺得是便宜；在班上沒有挨打，覺得是便宜；挨了打，沒有被打死，也覺得是便宜。現在却覺得處處吃了虧；沒有得甲等獎，覺得吃了虧；下班後開了兩個鐘頭的會，也覺得吃了虧。真是忘了本，我們怎麼糊塗到了這步田地啊！”

列寧說：忘記過去就等於背叛。我們工人階級絕對不能忘記過去。舊社會對我們太殘酷了，我們應該永遠保持警惕，絕對不能讓舊社會復辟。我們已經埋葬了舊社會的剝削制度，還必須徹底清除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思想毒素。

我們在黨的領導下，推翻了三座大山，打碎了套在我們脖子上的沉重的枷鎖，基本上消滅了剝削制度，完成了一個飛躍。這個突變，激勵了我們的革命熱情，創造出了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所不曾有的勞動生產率，完成了兩個五年計劃，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積累了財富。

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還剛剛開始，我們的國家還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距離共產主義的生產水平還很遠。黨和毛主席反復地教導我們：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在國內，階級鬥爭時起時伏，有時甚至是很

尖銳；在国际范围内，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現代修正主义又互相勾結，不断組織反华大合唱，不断对我国进行挑畔和顛复破坏活动，阻挠世界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我們必須提高革命警惕，用我們階級的历史来不断的激励我們自己，使我們在保卫祖国，在社会主义建設中，認清方向，兢兢业业，用实际行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事业，彻底挫敗国内外敌人的一切阴谋，使我們的祖国更加繁荣、强大，为世界革命做出更大的国际主义貢獻。

我們从上千篇的老工人家史中，选出十三篇，編成这本《鋼人鉄馬》，它是劳动人民的家譜，也是一本階級教材。不論年老的工人，年青的工人，不同階級出身的知識青年，都應該經常翻翻它，看看它。看了它，我們就能学会和增强階級的爱与憎，幫助我們清除自己非无产階級的思想意識，更加珍惜先烈們用热血為我們换来的新社会。看了它，我們的眼睛会变得更明亮，能够看穿牛鬼蛇神的真面目，不再上他們的大当，不当他們的俘虏。看了它，我們的力量会变得更加强大，使我們知道在保卫祖国，在社会主义建設中，該怎样工作，怎样貢獻我們的一切。

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利用暑假，深入到車間帮助老工人記錄整理，他們的热情是可貴的，特在此表示謝意。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二日

（本文作者是中共石景山鋼鐵公司委員會副書記）

往事

动力总厂 勾振现

家破人亡走他多

一九三九年，日本鬼子到我們秦庄村（河南延津县）里来抓劳工。他們說，家里去一个人給二十块現洋，不去就得拿出一百五十块現洋。我家七口人，只种四亩沙滩地，父亲在地主家扛长活，嘴也糊不住，哪能拿得出一百五十块現洋？要是父亲去了，家里的生活怎么办呢？我們再穷，一家人死活也要厮守在一起，誰舍得骨肉分离？可是，保长逼得紧，父亲明知这一去凶多吉少，只好說：算了吧，去一年半載看看。

誰料到，父亲刚收拾好行李，保长就匆匆地帶了几个狗腿子堵住門口，用繩子把父亲捆起来。我哭着攥住父亲的腿不放，被保长一脚踢开，倒在地上。母亲連哭帶拉，向保长求情。可恨的保长凶恶地罵道：“他媽的，你們这些穷鬼，想不去做工？”說着，又指使狗腿子用枪托狠狠地打我母亲。就这样，父亲被拖走了。

这次，我們村里被綁走的共有十六人，他們在东北开山劳

动。我父亲上了年紀，帶着病，身上沒有穿的，肚里沒有飽食，哪能抵得住冰雪和勞累？過了半年，有一個勞工偷跑回來，他告訴我們，父親去了兩個月以後，鬼子看他再不能幹活了，便活活地把他打死了……

父親被鬼子抓走，我們的日子更不好過了。這時候，大姐姐十七歲了，已經有了主，媽就把她送到婆家去了。二姐還只有十四歲，迫不得已，母親含着眼淚，把她給一個姓趙的地主家當了童養媳。有一次，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跑回家來，倒在母親懷裡，邊哭邊說：“媽，我死活也要和你在一起，不回趙家門了。”母親撫摸着她的頭，發現一綹一綹的頭髮被地主拽掉了。揭開衣裳一看，身上紅一條紫一條，都是皮鞭抽的。母親的眼淚像斷了綫的珠子一樣，一連串地掉下來。可憐二姐年歲小，就遭到地主這樣的殘酷虐待。可是在舊社會裡，“娶來的媳婦買來的馬，任你騎來任你打。”無可奈何，母親只好忍痛叫她回到婆家去。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看見二姐回來了。

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母親把三間破草房、四畝沙灘地賣掉，想去投靠舅父任景海。我們鄉下有句話，說靠親戚是：“管你頓飽，不能管你長飢。”何況任景海又是給地主當狗腿子的，家裡開了賭場，成天和那些地痞流氓廝混在一起，哪有真心幫助窮親戚？母親只好帶着弟弟、妹妹和我一路要飯，逃荒到山西去。那時我才十三歲。

到了喬興縣李家溝，我給地主李四爺放羊，母子四人借宿在李四爺的一個破窑洞里。

天冷了，我沒有鞋穿，兩隻腳裂了口子，痛得難忍。可是

豺狼們見我光着脚，還罵我是什么“河南猴”。羊群出了什么差錯，我就少不了挨罵挨打。

有一次，地主要我去送飯。在路上不小心被石子絆倒了，罐子摔碎了，連飯帶菜全洒在地上。回到地主家里，我正要把這件事向李四爺說明白，李四爺沒听我說完，就指着我的鼻子罵道：

“哼！你們這些窮鬼，吃了人家的飯不算，還把罐子打碎，看你賠不賠！”

他們硬要我承認把飯送給母親吃了，我死也不干。整整一天，地主不給我飯吃，狠狠地毒打我。我實在忍不住氣，就跑回母親住的破窩，不干了。

第二天，母親帶着我去見李四爺算工錢，狼心狗肺的地主，拍桌子罵道：

“啊！還算什么賬！你們住我的窩洞，吃我的飯，要你还也不够还哪！……”

給地主放羊，挨打受氣，到頭一個工錢也沒有掙到。那時候是地主的天下，窮人有什么辦法？

走投无路回老窩

母親帶着弟弟、妹妹和我離開李家溝，沿途跟人家要飯吃。山路不好走，母親的兩條腿都腫起來了。

走了幾天几夜，好容易走到三里莊，找到本家舅舅任景源家。他是從河南逃荒到山西來的，來山西以後，不務正業，專做“中介人”，與那些地痞流氓勾勾搭搭。這個壞傢伙覺得還

可以从母亲身上打主意，暂时把我们收留下了。在那里，母亲帮他干点杂活，我和弟弟在山上打些柴禾。

有一天，他蛇心佛面、假惺惺地对母亲说：

“唉！现在年头不好，东奔西跑也不是长远的办法呀！”

母亲坐在一边不言语，心里有些不安，只是叹息。

任景源斜着看了母亲一眼，进一步装出伤心的样子，说：

“我看，把你小闺女嫁出去吧，一来免得她在外头受罪，二来可以换得三五担小米，再给你一间房子，也可以安家落户了。”

母亲心想，现在活命要紧，一狠心，也就听了他的话，忍痛把小妹妹卖给叫馮四的地主，换了一间破草房，三担老玉米。事后才知道，坏蛋任景源欺骗了母亲，从中还捞了一把。母亲气得嘴唇直打颤，眼睛冒金花，半天说不出话来。

那时候，鬼子常到村里来杀人放火，本地人都躲到山洞里去了，我们外地人，人生地不熟，又没有吃的，往哪儿躲呢？有不少从河南逃荒来的人也都走了。母亲看看情景实在不行，再也呆不下去了，也打算回河南去。

临走的时候，母亲领着我和弟弟去看小妹妹。进到馮四家里，一看妹妹干瘪蜡黄的脸，心里就如刀割一样。妹妹知道我们要走了，伏在母亲的怀里，呜呜咽咽地说什么也要跟着母亲走。身上掉下来的肉谁不疼，母亲把小妹抱在怀里，禁不住热泪糊住了眼睛，嗓子梗塞住了。这时候，馮四气呼呼地从屋里跑出来，瞪着两只三角眼，开口就骂：“他妈的，我又不是不给你吃的，哭什么？你们走你们的！”说着便抓住小妹妹的衣

襟，把她从母亲怀里拽出去，还轉手把母亲推出門外，“嘭”的一声，把大門关得严严的。母亲站在門外，只听得妹妹像一只失群的雁似地凄凉地号叫，母亲心里又悔又恨，楞了半晌，才三步一回头地离开了馮家。

后来听人家說，小妹受不了地主的虐待，从馮四那里逃跑了。跑到哪里？到現在也沒有下落。

想当初，我們离开河南时，还以为日子会过得好一些。誰料到，在山西流浪了几年，穷日子沒个完，反而落到卖掉妹妹的下場。这次回河南，只剩下母亲、弟弟和我三人了。

回到了河南，我們住在二大爷的草房里。我和弟弟每天去拾些庄稼，凑合过日子。以后又給恶霸任貫三放羊。羊群多，有时候管不了，羊吃了人家的庄稼，就少不了要挨揍、挨罵。

有一次，弟弟在地头拾了一棵老玉米，被伪保长的儿子秦鬧牛看見了。他赶来不問青紅皂白，呱呱的几个巴掌打在我弟弟脸上，还把他的背筐搶走了。弟弟年紀小，奈何他不得，哭着跑回家。母亲見了，哄他說：“不要紧，一会儿媽去跟他要去……”話还没有說完，秦鬧牛一脚踢开大門，闖进来，劈头就罵：“他媽的，你們穷人要造反了。”一边罵，一边把家里的鍋給揭走了。临走时还往母亲脸上呱呱几个巴掌，打掉了两个門牙，又打了我弟弟几个耳光……

这时候，狗腿子任景海不但不伸手帮助，反而乘人之危，想从母亲身上捞一把。他假惺惺地可怜母亲，說：“妹子，勾家地无一壠房无一間，你守节到死也不見得有人給你立貞节坊，

我看，你另找个主吧！”母亲早就看穿了他的黑心腸，連理都不理。任景海眼看这笔生意落了空，恼羞成怒，翻脸不認亲，出口黑道：

“头頂西瓜皮，受罪也不渴。”

我們心里明白，連自己的家乡也不能久留了。……

不久，听说馬鞍山在招工人，我和母亲合計了一下，全家三口人就流落到馬鞍山。

这是一九四三年七八月間的事，当时我才十五岁。

做牛做馬馬鞍山

去以前，招工的騙子花言巧語地說，到了那里，住的是整齐的工房，吃的是精白面，一月一开支，逢年过节还有賞……可是，到了那里，我們住的是草棚，地下是臭水坑。下雨漏了水，蛆从坑里爬出来，到处鑽，屋里臭气熏人。講到吃的，說是給你二十斤高粱米、十斤大米、二两油、一斤盐。实际上，除了叫人恶心的混合面以外，其他什么也沒有。油更不用說了。我們受騙了！但离开这儿，又上哪儿去呢？

我去上班那天，人家一看我个儿小，又是皮包骨，榨不出油水来，根本就不要我。我和母亲向包工头孙連玉說了不少好話，他才勉强把我留下。那年头，出卖劳力也沒門呀！

第二天我夹在人群中，脚底下垫着块砖，伸长了脖子，好不容易才混了过去，开始“苦力”的生活。

我們住在馬鞍山不久，母亲得了病，上吐下泻。人家說这是“虎列拉”（霍乱），是可怕的传染病。鬼子发现了这种病人，

就要把人扔到石灰坑里，說是“消毒”，其实就是活活地給噏死。

我当然不能叫鬼子知道母亲的病。每天上班的时候，叫弟弟反鎖着家門。鬼子来查問，就說：“我媽上班了，家里没人。”就这样，把母亲的病遮盖过去了。



母亲的病沒有好，脸色又青又黃，瘦得可怕。有一次，我下班回来，看見她用草垫子当被盖，露出头，脸上一点儿血色也沒有，真是和死人一模一样。我吃了一惊，赶忙跑过去，倒在她身上，伤心地痛哭了一場。

第二天上班，我老是惦记着母亲，放不下心来。还不到下班的时间，再也等不得了，非要去看看母亲不行。可是厂里防